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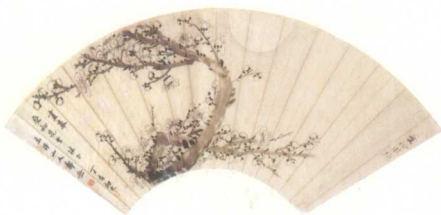
普通人

甲乙堂

收藏札记

沈迦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沈
迦
著

普通人

甲乙堂

收藏札记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普通人: 甲乙堂收藏札记 / 沈迦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80713-838-9

I. 普… II. 沈… III. 收藏—通俗读物 IV. G89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9193 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70 × 228 毫米

18 印张 2 插页 136 幅图 20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代

序

甲方乙方第三方

沈 迦

我原来是“卖文为生”的，后入商海。现在写得最顺手的便是以“甲方、乙方”为开头的商业合同，于是干脆就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甲乙堂”。

曾供职于温州日报，与金辉同为副刊编辑。两人性相近，好书画，嗜好茶，还喜逛书店，被同人称为“本报最高雅者”。

圈中人喜用绰号或昵称相呼，于是我自称“阿雅”，呼金辉为“老高”，取合称“高雅”之意。此称呼已用多年矣。

黄源先生曾为我题书“有为有守”，宝之，悬于公司会客室。员

代序

甲方乙方
第三方

1

工中午常端盒饭至会客厅用。陈一梁建议改“有为有守”为“有吃有喝”。

解放北路新开一石雕店，见一小寿山石，既润且透，标价 200 元，欲买。可惜的是店主竟然认出了我，我担心他不好意思收我钱，于是做罢。

第二日即委托发赐前往代购，不料那人见他要买此石，就说：“沈迦叫你来买的吧？”发赐聪明，反问：“谁是沈迦？”

此石后来由渠森刻“阿雅”二字，现常用。

蔡心谷晚年喜用鸡毫作书。我在其家学书时，先生的鸡毫就搁在书桌上。一日我好奇，拿起先生的笔来写。鸡毫很软，根本不能运笔成字。

先生笑说：嗨，用鸡毫写字，你还早着呢。

住高楼，每临池毕，惜无墨池可洗笔砚，只能于抽水马桶里荡之。马桶水充足，适也。老婆说，怪不得，你的字越写越臭。

2 在家中张挂胡汉民先生的墨迹，老婆凑过来一看，说，这是胡汉三吗？

老婆包饺子，觉得闷，叫我陪着说话。我找了堆线装书，在边上边盖藏书章边与她聊天。饺子皮白，藏书印红，红白放一桌，煞是好看。

家父藏书甚丰，去年暑假问我儿，以后爷爷这些书都给你了，怎么样？我儿答，不要，看不懂。今年暑假，家父同一问题又问一次。我儿答，要的！父甚喜。我儿后来对他堂妹说，我们把书都卖了吧，我爸爸说，旧书很值钱的。

《普通人》大样出来，请老婆帮助校一次。她读烦了，便从案头拿董桥一新书来翻。翻后告我，与董桥的文章比，你真是普通人啊！

（选自《甲乙堂笔记》）



代序 甲方乙方第三方

一 普通人

二 贝家记事

三 丁亥沉重 癸未沉重——庞莱臣《水村消夏图》读记

四 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温州之约

五 江弢老竟以穷死

六 永嘉佳日——谢玉岑在温州的时光

七 蒲华独行

- 八 汪日章的人生画卷
- 九 王一亭借巨款要做什么？
- 十 日月楼中的如水月色
- 十一 依乡稀国梦中迷——说不清的闻兰亭
- 十二 沈寐叟一声叹息
- 十三 曹坏蛋也会写字？
- 十四 杨柳楼台
- 十五 仰止亭前看落花
- 十六 末代衍圣公
- 十七 阮元仅是天才吗？
- 十八 褒贬端方
- 十九 一个人的徽州——从黄宾虹致芑公信想开去
- 二十 废纸篓里的沙孟海

附录 为了告别的聚会

- 二十一 曾衍东来到温州

- 二十二 顶级棒的高干子弟 123
- 二十三 不会刻印的西泠印社社长 126
- 二十四 状元张謇的儒商情怀 129
- 二十五 学颜当如斯——访谭延闿墓 132
- 二十六 何世无奇才 遗之在草泽 135
- 二十七 我知五味和 谁识梅调鼎 138
- 二十八 曾克崙拼图 141
- 二十九 葛岭的冬天 144
- 附录 风情犹拍老人肩——文坛老人黄源印象记 147
- 三十 池上楼里 玉海楼外 150
- 三十一 直大方伯——杭城寻找八千卷楼 153
- 三十二 河边的铁琴铜剑楼 156
- 三十三 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 159
- 附录 模糊的姚钧石 162

后记 165



普通人

桃花山鸟

为了写这篇文章，特地把潘静淑的《仿张子正桃花山鸟图》悬挂在客厅里。清晨起来，房里尚只有淡淡的亮光，但我第一眼便看见了画中栖在树上的这只黄鹂，她身披黄羽，站立在鲜艳的桃花枝上。潘静淑把红色与黄色都用得那么鲜艳，但我从中却看出一份孤苦来，总感觉有些灰色隐含在这份鲜艳之中。

此画的作者潘静淑不是等闲之辈，她是近代国画大师吴湖帆的元配夫人。吴湖帆集画家、收藏家、鉴定家、词人于一身，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便与张大千合称“南吴北张”。吴湖帆“文革”中冤死时，有人评论他的艺术成就“有待五百年后论定”，现在时间之河还只走了半个



潘静淑《仿张子正桃花山鸟图》。

潘静淑《仿张子正桃花山鸟图》(局部)。

世纪，他在中国画史上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已成定论。何用五百年！

讲到潘静淑，我便想起“大家闺秀”这个成语。在流行“野蛮女友”的今天，这个词显得不仅遥远，而且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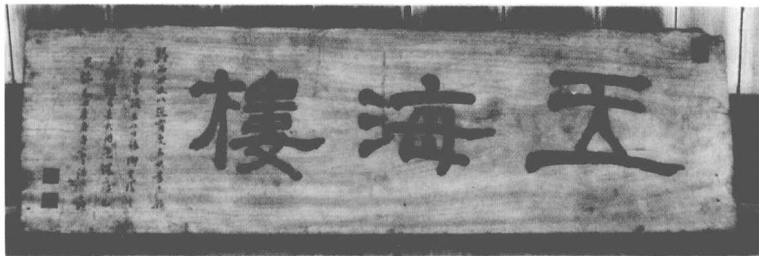
潘静淑出生于苏州的世家。她的曾祖父叫潘世恩，为清乾隆朝状元，后官至宰相。今人多不知其名，我在上海金茂大厦对面的一个仿古式茶楼里，倒发现一块颁给潘世恩夫人的旧匾，上题“一品封诰”四个正楷字。从款识可知，此匾颁赠于乾隆五十八年，正是潘世恩荣夺状元之时。这个茶楼我去过



多回，此匾挂在浮华的大堂上，每次去洗手间时，进进出出总能看到它。匾之真伪我辨不得，但看着总感觉有些别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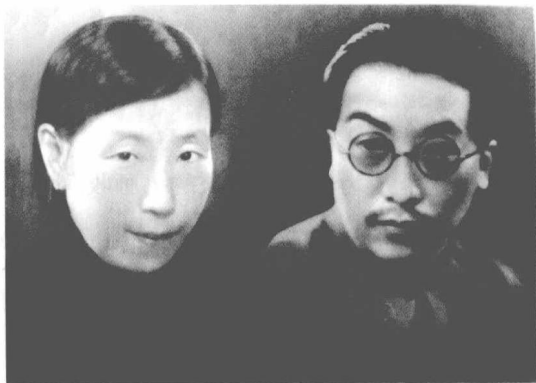
潘静淑的父亲叫潘祖年，为光绪朝军机大臣潘祖荫的胞弟。潘祖荫是咸丰二年的探花，在晚清学界很有名。位于我家乡温州的著名藏书楼“玉海楼”的牌匾，就出于他的手笔。潘祖荫无后，其弟潘祖年有两子两女，两子先后过继给潘祖荫，不过更不幸，这两子均夭殇。潘家有收藏青铜器的嗜好，其“攀古楼”收藏的青铜器冠绝几代。我们小时在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过的大克鼎、大孟鼎就是他家的旧藏。因此也有人说，青铜器阴性重，把潘家的阳气都吸走了。这是江湖传闻，不足为信。但在当年，不少人是相信的。潘祖年除两子外，还有两女。长女适吴江同里徐氏，不幸也早逝；次女就是此文的主人公潘静淑。

潘家六七代人中，科甲鼎盛，曾刊有《潘氏科名草》，其中获功名者名单，竟然达一函四册之多。其家族文化传统与艺术修养之深厚，可想而知。



江南著名藏书楼瑞安“玉海楼”，潘祖荫的题匾。

吴湖帆与潘静淑。



潘静淑就出生在这样的簪缨世家。她生于1892年，原名树春。她虽为世家千金，但无金玉纨绮之好，幼承庭训，雅好诗词，亦喜书画。据说潘静淑不喜应酬，更不善与人交流，按现代“成功学”说法，属情商较低。因此有人说她傲，有人说她冷，再加上她长得并不漂亮，当时有文人背后谑之“妖艳不若桃李，而冷若冰霜”。

1915年，时年22岁的潘静淑与同是名门后代的吴湖帆结婚。潘静淑来自“贵潘”，吴湖帆也来自“贵吴”。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，是晚清大学者，官至湖南巡抚。吴湖帆的母亲则是咸丰朝进士，官至内阁中书的沈韵初（1832—1873）的女儿。沈韵初原名树镛，字均初，号郑斋，南汇（今属上海）人，以收藏家之名留迹于史，其所藏之室名为“宝董阁”，以收藏明代董其昌画迹为多。

今天说吴湖帆是大画家，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大收藏家。民国时，吴氏家藏之富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博物馆。今天上海博物馆的大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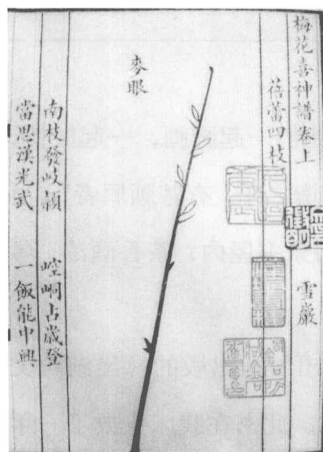
藏画源于他家。近年我去上海博物馆看画，经常在那些名迹上看见吴家红红的鉴藏印。

吴氏能成为民国第一流的书画收藏家，缘于其不同凡响的藏品来源。专题研究海上画坛的《文汇报》老报人郑重先生认为，吴氏收藏来源有三：一是祖父吴大澂之收藏。吴大澂擅书擅鉴、收藏丰厚，尤以夏商周三代鼎器和玉器为上。其二是外祖父沈韵初的收藏。“宝董阁”收藏的宝贝几乎都到了吴湖帆手中。第三个来源，来自潘静淑的陪嫁。潘静淑带来了潘家的重器，为吴家收藏增添了一半的光彩。潘家嫁女，翰墨陪嫁，从唐高宗的《虞永兴千字文》到怀素的《千字文》，从郑思肖的《无根兰》到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等等，件件堪称稀世珍品。

三条大河汇聚一潭，其深其广，不可想象。后再经吴湖帆潘静淑夫妇自己的收藏整理，终成大观。据《梅景书屋书画目录》著录，吴湖帆收藏的历代书法名画有 253 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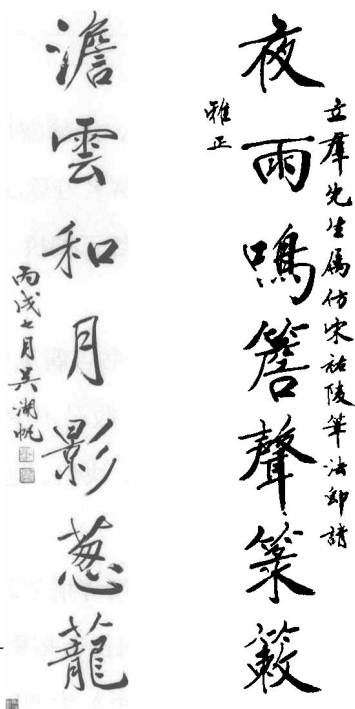
问几生修到同心

“梅景书屋”是吴湖帆与潘静淑婚后取的斋舍名。1921 年潘静淑三十初度，时值辛酉之年，恰与潘氏家藏珍品南宋景安年刻《梅花喜神谱》干支相和。《梅花喜神谱》为我国最早的版画图籍之一，异常珍稀。为了祝贺爱女三十岁生日，潘祖年将此作为礼物送给爱女。吴潘



《梅花喜神譜》（加拿大 UBC 大学图书馆藏本）。

吴湖帆七言对联。



伉俪得此厚礼，喜不自胜，再加上已藏北宋米芾的书法作品《多景楼诗册》，于是就将斋舍取名为“梅景书屋”。

宋版图书是古籍珍品，有“一页宋版一两黄金”的说法。这部宋版画谱今存上海博物馆，据郑重在《海上收藏世家》一书中介绍：当时上海博物馆“欲向吴氏收购《梅花喜神谱》，吴索价二万而未成，经‘文化大革命’，此件才为博物馆购进”。郑老把后一句说得很略，有意让其经过一扫而过。我在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室见过清嘉庆十六年沈氏古倪园影宋刻本，一册，分上下两卷，共绘梅花一百幅，每幅画均配有题名及五言诗。书后名家题跋如累，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。

吴湖帆是画家，潘静淑也擅画，婚后他们一起画画，一起做诗，一起填词，一起鉴赏名迹珍品，真可谓“闺房之乐，有甚画眉者”。吴家深深的庭院里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梅景书屋内，茶香酒浓，琴瑟和鸣。

两年多前我在书店偶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《吴湖帆文稿》，厚厚一大册，收录不少梅景书屋题跋。此书在我床头放了一年多，临睡前读几则，快然。这些关于鉴藏的文字背后，保存着那份士大夫的情趣。

唐欧阳询《化度寺塔铭》跋如此写道：“此碑为翁覃溪误考，后皆以为非原拓。湖帆得唐拓影本后定为真本无疑，不胜大快。遂合《九成》、《虞公》、《皇甫》为四欧堂。静淑。”

《潘文勤公手札》跋：“内伯父潘文勤公致外祖沈公韵初手札七通，皆涉及《沙南侯获碑》。……此册都札七通半，凡十七叶，内子静淑以《侯获》为伯父铭心之物，此七札又为伯父手迹中之专为侯碑者，故特共珍袭之，因重付潢池。庚午春正月识于梅景书屋。吴湖帆书潘静淑同署名。”

床头暖色灯下读这样的文字，会读出些暖色来。

他们共用“吴湖帆潘静淑鉴定”印章一枚，凡遇重要字画，必所钤盖。就在前几年，我还在上海一书商的案头见过几本从吴家流出的旧书，上面赫然盖有吴潘共署的藏书章。那时一册吴湖帆旧藏的清刻本已叫价两三千元。